

陈丹燕 著

偶  
遇

陈丹燕 著

# 偶遇

K a r m i c L i n k

新民文库·夜光杯文丛·个人专辑



文  
匯  
出  
版  
社




文 匯 出 版 社

陈丹燕 著

# 偶 遇

K a r m i c   L i n k

新民文库 · 夜光杯文丛 · 个人专辑

 文 匯 出 版 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  
偶遇/陈丹燕著.-上海:文汇出版社  
2002.1(夜光杯文丛·个人精选)  
ISBN 7-80531-024-6  
I.偶… II.陈… III.游记-作品集  
-中国-当代 IV.I267.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  
第079843号

---

新民文库总策划:朱大建

新民文库·夜光杯文丛·个人专辑

---

## 偶 遇

---

作 者/陈丹燕

责任编辑/杨建英

特约编辑/贺小钢

装帧设计/沈浩鹏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/文匯出版社

社 址/上海市虎丘路50号

邮政编码/200002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/2002年1月第1版

印 次/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86 1/32

字 数/200000

印 张/8.625

印 数/1-10000

书 号/ISBN 7-80531-024-6/I·113

定 价/22.00元

---

·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·

命运是奇妙的，你永远也不知道生活中将要发生什么。

# 自 序

这是我所没有想到过的一本书，在九年八个月以前，我第一次到德国去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以后的某年，某月，某一天，我会为慕尼黑和奥地利的旅行写一本书。甚至去奥地利，在1992年的春天，都是因为我没能和同事们一起去意大利的波罗尼亚的一种安慰。我不晓得我的生活中从此有了漫长的旅行生活，不晓得从慕尼黑，我可以走过万水千山，算命人说，我命中的11年驿马运从此开始。不晓得。所以，我要在这本书的题记上写：命运是奇妙的。

命运真的是奇妙的，你永远也不知道生活中将要发生什么。1992年的夏天，我在《新民晚报》的副刊写《德奥散记》的时候，不晓得我会把那些小小的散文最终写成了一本书。即使是这本书在今年的夏天，已经出了清样，我还不晓得这本散文书将要会变得像一本故事书，有情节，有故事，有故事和情节的发展。在夏天的某一天下午，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，从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打来，电话带来了一个邀请，我可以去维也纳四个星期，工作之余，我可以有机会重回慕尼黑。这本书的脉络在那个夏天的下午突然清晰起来，我将要去打碎过我的梦想的地方寻旧。我要把我的书重新整理一遍，书的结尾完全不同了，一些看上去淡入回忆的旧地，突然回到了我的脚下，变成了我的将来。

就这样，出版社停止了编辑工作，等我带着清样去寻旧。那是我1992年写过的专栏，1993年写在一本深蓝色笔记本里的札记，1996年再次找到没有用完，背面记了慕尼黑我朋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的深蓝色笔记本，去

---

奥地利领我在西方得到的第一个文学奖，顺路去维也纳和慕尼黑，那一年我又在本子上记过些什么，后来把它们整理成了文章，文章成了清样。在维也纳的宁静晚上，重温九年以前像鸟儿那样掠过心头的那些感动和惊痛，真的听到岁月在我耳边潺潺流过的声音，我的箱子也从蓝色的软箱子，变成了黑色的皮箱，然后，又变成了绿色的软箱子，我到底喜欢的是软箱子。

命运真的是奇妙的。今年的9月，我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度过了一个非常意识流的秋天。我终于看到了我的成长，也看到了我的停滞。1996年的时候，我问皮克夫人，独自生活会不会孤独，6年以后，我再见皮克夫人，又问同样的话。晚上回我的房间，翻看1996年写的对皮克夫人的访问记，发现自己那时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。那个晚上，我发现我是个很怕会独自度过一生的人，我需要有人相依，虽然我总是独自旅行。

生活它还将如何继续下去呢？我也不晓得。

今年在维也纳，我又得到一个邀请，明年的6月，我可以再去奥地利一个月，我还有机会去慕尼黑和维也纳，还有萨尔茨堡。我将再遇到什么？那些我将遇到的，在明年6月的某一天的经历，会为这本书再带来什么？在明白了生命中飘荡着的那些未知以后，我已经不再那么紧张地盼望了，我的心就在它原来的地方，以一个不常运动的心脏的安静，不太用力地跳着，我想，它已经学会接受好运气和坏运气了。

---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自序

#### 1992年2月至6月

- 3 我的飞毯从慕尼黑来  
7 慕尼黑的蓝天  
11 鱼喷泉  
16 住在雪堡  
30 满地残红  
37 巴伐利亚的伤心事  
40 看到了达号死亡营  
44 我是中国人  
48 再见  
52 祈愿  
56 莫扎特的萨尔茨堡  
63 精美的维也纳  
71 年轻人旅店  
77 蓝色的多瑙河  
87 苏和芭芭拉  
104 飞地之子

#### 1993年8月至10月

- 117 这就是重逢  
125 幸福的意思  
127 偶遇  
134 瑞纳先生  
144 城市博物馆咖啡室


## 1996年4月至5月

- 157 皮克夫人
- 167 维也纳教士精舍
- 173 犹太人杜尔纳

## 2001年9月至10月

- 185 哈维卡咖啡馆
- 191 布尔乔亚的维也纳
- 198 弗洛伊德故居纪念馆
- 205 皮克夫人的人生计划
- 212 再见希夫
- 218 四海皆准的问题
- 222 维也纳大学宿舍
- 226 茨威格的萨尔茨堡
- 233 在城市博物馆咖啡室的下午
- 243 回到雪堡
- 250 瑞纳离开了慕尼黑
- 253 青春风格的人和都市
- 260 相忘于世界一隅
- 263 一个人的旅途





1992年  
2月~6月

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 
护 照

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

PASSEPORT

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

PASSPORT

号码  
No. 1358951



我的第一本护照，还是咖啡色面子的那一种。1992年，为了去德国而申请。十年以后，因为后面的签证页全用完了，而换了一本新的，但当我带着这本中国护照去德国时，完全不知道将会是这样的。1992年，我的驿马运开始了。易经上说，此运一行便是11年。这时我才想起来，我小时候拿筷子总拿在筷子的尽头，我姑妈总望着我的右手发愁，她说，用这样的方式拿筷子的小孩，将来离家万水千山。

# 我的 飞毯 从慕 尼黑 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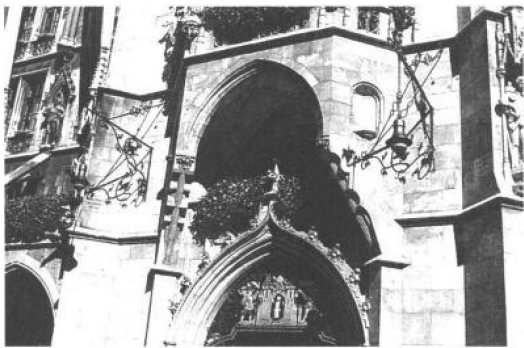
My Flying Carpet came from Munich

1992年，中国已有十多年开放的历史，我的整个青年时代，都伴随着告别朋友，他们去澳洲、美国、日本、法国，去巴西、南非、香港，我陪他们买轻便的衣箱，买成打的内衣，买中国的工艺品带出去送洋人。我们在拥挤的车上提着东西，被人们亲热无礼地撞来撞去，断断续续地议论着将来的新生活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他们的眼睛，在疲倦的脸上闪闪发光。慢慢地，我懂得了准备出国的窍门，看到有合适的东西，比如墨做的知了，香木的仕女书签，就买来收着，等有朋友走，不用现买。慢慢地，电话少了，岁末的圣诞卡多了，后来，卡也少了。有一天在路上走，看到一棵树，光亮的树枝上不少小坑，那是落叶的坑。突然就想到我心上由于友谊的渐次丧失，而有的小小疤痕。就在我将要走的时候，我的又一个朋友走了，她来告别，她原本就是一个瘦弱的女子，为了忙出国前的准备，又瘦了一

圈。我们看着彼此，她去日本，我去德国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，所以不知道说什么才对，就这么看着看着，我想，大概这就叫生离死别。当眼泪在眼眶里形成第一滴水的时候，她说一句“再见”，转身就走了。这一声再见，是多么的不确定啊。

我们为什么要像秋天的树叶一样，全都从树上落下去啊，迫不急待地落下去。

亲爱的  
老朋友们一  
个个地走了，  
慢慢地我不  
需要陪任何  
人去买成打  
的内衣带出  
国了。在上



慕尼黑市政厅。

海，我觉得寂寞了，我的朋友真的都差不多走光了，那时候，老觉得自己被抛弃，有一点惊慌和不快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的朋友们，一个个地，走到我看过的电影，读过的小说，听过的音乐里去了，他们就这样地走进去了。有时我想和他们一起去。

于是，到了我离开的那一天。我到香港转道德国。启德机场前往欧洲的候机处空空的，因为时间尚早，父亲早年的同事在香港，他像所有的老人一样早早地送我进了闸门，然后打电话回上海向我父亲报平安。

在闸边，他当我还是他看着长大的小孩，拍拍我的头说：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这一去可是天涯海角。我已经有五年没

见我笛笛，四年没见我小三了。”笛笛和小三，都是我童年的玩伴，他们先后去了国外。

他们的眼睛有些感慨地望着我，5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，带着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理想从海外回到中国大陆，而现在，他们的孩子们，一个一个，像从树上落下来的叶子一样，一个一个飞到外面去了，我们院子里有多少孩子是从香港转飞机走的？他代替我们的

ISSUED BY <b>АЭРОФЛОТ</b> Passenger Ticket and Baggage Check		OPERATION/OPERATION KUL SHP		ISSUE DATE 1992		DATE AND PLACE OF ISSUE MUNICH	
PASSENGER TICKET AND BAGGAGE CHECK Subject to conditions of contract				ISSUED IN EXCHANGE FOR			
NAME AND SURNAME <b>CHEN DAN YAU PHS</b>				FLIGHT COUPON			
CARRIER <b>7</b>		CLASS <b>Y</b>		FARE BASIS <b>Y</b>		TICKET NUMBER <b>9282000000</b>	
FROM <b>MUNICH</b>		TO <b>MOSCOW</b>		DATE <b>26 MAY 1992</b>		TIME <b>04:00</b>	
FROM <b>MOSCOW</b>		TO <b>SHANGHAI</b>		DATE <b>26 MAY 1992</b>		TIME <b>04:00</b>	
ADDITIONAL INFORMATION/REMARKS/NOTES				FORM OF PAYMENT <b>INVOICE</b>			
AGENCY NAME <b>GEN 6-DE</b>		TAX		TAX		FORM OF PAYMENT	
FARE CALC. <b>3795</b>		CITY CODE <b>555</b>		PHONE NO SERIAL NUMBER <b>4210394230</b>		OR	
<b>3785</b>		DO NOT MARK OR WRITE IN THE WHITE AREA ABOVE					

1992年从慕尼黑回上海的飞机票。

父母送走了我们每一个人，到世界各地，许多人，许多年都没有再回来。

我们都是典型的1970年代的中国孩子，像白纸上落了墨，不能改变。那一代70年代长大的中国孩子，热烈盲目追随西方，他们貌似弃华崇洋，但彻头彻尾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。他们以一种由自己想象出来的欧化，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。他们像夏天的青虫扑灯那样扑出国去，青虫乒乓地撞灯玻璃，他们疼痛地撞在坚硬的欧洲大地上。

可要是没有去，没有撞疼过，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？

在慕尼黑的旧机场出闸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一种在中国的机场从

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餐馆露天餐桌。



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咖啡和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它使我恍惚起来，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。有一次，从一个女孩家告别出来，她跟在我们后面咚咚地下木头楼梯，明天她要去美国，楼下有极亮的初秋月光，她手掌柔软地轻触我的手背，说：“我会写信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的眼泪突然热乎乎地涌了上来，那天的月光吸光了所有的颜色，她家门边一个裸露在墙外的水龙头滴着水，一滴一滴，像珍珠。在我的眼泪里，它们被放大了，也变得柔软了，那时的感觉也是不真实的。

我走了出去，我看到了天上有许多大大的星星，淡蓝的星星，那是慕尼黑的夜空里的星星。

# 慕尼黑的蓝天

Blue Sky Over Munich

慕尼黑的蓝天，蓝得可以像巴洛克教堂里天堂的颜色。那金灿灿的阳光，像厚厚的金色蜂蜜涂在新鲜面包上一样，涂在蓝色的天上。

德国人是一些沉郁的人，他们把冷而有阴影的月亮比为男人。德国人，是一个容易自杀的民族。但南德人却有所不同。扬卡太太曾告诉我，有人说，对什么事情都绝望了，累了，想死的时候，南德人却会舍不得这么好的天空和这么好的阳光。所以南德人自杀的要少一点。

巴伐利亚有着全欧洲最蓝的天空，所以大家都说，这是上帝最惠顾的地方。这地方的人，特别爱上帝，到处都能看到有着一个洋葱般圆顶的天主教堂。每天清晨，我都被教堂的钟声敲醒。那时我住在Passing附近的一个三层阁楼上。我房间的窗斜斜地对着天空。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金蓝的晴空。但它却使我流泪。有时仰头，突然看到如此的蓝天，突然才想到，我原来从来不曾看到过这样的蓝天。我也不知道，那些细小的泪珠，是因

为欢喜，还是因为伤心。

那教堂的钟声在蓝天和阳光里久久回荡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能够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，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只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家庭，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。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孤独地在全巴伐利亚的教堂里走进走出，看这种或那种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温柔地流着鲜血。有时候心累了，也到教堂去，燃一马克圆烛，坐在微微跳跃的烛光里面，静一静心。但我从不要什么，我明白这是别人的上帝，我不能对他说什么。

有同事曾经问过我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怀着心事，那天是复活节假日，我们一起去巴伐利亚的森林玩。森林的空地上开着紫色的小花。那就是茜茜公主的森林，她的爸爸对她说过，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，到森林里去，并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。在假日里，有人在天上玩着飞机，让飞机在蓝天上划出一些雪白的、优美的弧线。远处的Starnberg湖和阿尔卑斯雪山，像图画一样嵌立在森林的开阔处。

我说是十全十美的蓝天有时候让我伤心。

他用长长的手指惊奇地指着森林的蓝天，问why。那金发在阳光下闪着光，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小时候我曾有过一个欧洲娃娃。那金发像一个童话故事，遥远地、令人不能置信地闪烁在我童年的想象里面，象征着一些非常优美的事物。

我并不知道why。

我知道蓝天那么大，那么干净，那么甜蜜，而我却不是一只鸟，我只能远远地望着那蓝天，有时我在没人的地方对蓝天流泪，但眼泪并不能把我变成一只鸟。





能够用日光做时钟的教堂塔楼，一定是建造在阳光灿烂的地方。这教堂在我去图书馆上班必经的路上，到了晨祷和晚祷的时间，便重重地敲响塔楼里的天主教大钟，钟声就在蓝天下响彻四方。